

禮記纂言

九

深衣第五

鄭氏曰名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
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中衣澄曰
玉藻篇內已略記深衣之制此則專記深衣而致
詳焉今以次玉藻之後孔氏曰餘服上衣下裳不
連比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呂氏曰古
者衣裳殊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連裳而不殊
蓋私焚之服亦如冠之冠武殊至於居冠則屬武
而不殊皆尚簡便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深衣卷五

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人之所作非今始有也深猶長
也凡物之長如水之深故地南北之脩亦曰深禮服上
衣下裳殊上衣止二尺二寸加以帶下一尺僅可掩裳
上際蓋衣之短者衣連於裳下垂至踝此衣之長者故
曰深衣亦名長衣深長二字名義一也用爲言服則名
深衣用爲凶服則名長衣衣之制並同但袂口及純之
色不同亦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
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規矩繩權衡五則也規者連
以爲圓之筵矩者度以爲方之尺今工人謂之曲尺繩
者重其下而懸之以取直權稱錘也衡以橫木爲稱俾

權與物鈞而取平者深衣之應五則見下文

短毋見膚長毋破土母音無見

賢遍切

此言裳之下際衣有尺寸裳無尺寸者以人之長短不同也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毋令太短而露見其體膚亦毋令太長而覆於地上可矣

續衽鉤邊衽而審切

占庚切

此言裳之旁際續猶屬也衽謂裳之旁際鉤謂覆而縫之邊謂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

深衣卷五

八二

之謂聯屬裳之旁衽者必須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唯當背處二片皆有布幅則不須鉤邊但削幅而已

要縫半下要一遙切

縫扶用切

此言裳之上際要者裳之上際當要處也下即裳之下際有齊刃布幅廣二尺二寸六幅裁之為十二片狹頭廣八寸闊頭廣一尺四寸相合而縫兩旁各縫入一寸十二片狹頭當要者廣七尺二寸十二片闊頭衽下者廣一丈四尺四寸要中之縫比下際之廣為一半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音各用

竹九切

此言衣袖直下之度運動也肘臂節當腕可屈起
孔氏曰袂謂當臂之處袂中宜寬大袂二尺二寸肘尺
二寸可以運動其肘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彌世切 詘科鬱切

此言衣袖橫伸之度袂者袖之末左右各以布二幅為
袖每幅除削幅二寸共長四尺人肩至肘一尺一寸肘
至掌後一尺一寸掌後至中指端約九寸弱共三尺一
寸弱反屈及肘又二尺弱共為五尺一寸弱袖之四尺
并衣幅之旁覆臂一尺一寸內除削幅一寸亦共五尺
也孔氏曰袂屬於衣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

深衣卷之

一寸從肩覆臂又尺一寸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髀必婢切 厭於甲切

此言衣帶高下之度在髀骨之上脅骨之下正當二者
中間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
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袷音劫 踝音胡

十有二幅自鄭氏以來皆謂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近
年吳興教繼公獨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一幅今按
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
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教說良是衣裳各六幅

歲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從袖口自下而上一尺処於
內縫之以漸而殺使如規之圓縫至袖下端近裏一尺
処止曲始交領也禮服上衣之領直垂而下此深衣之
領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
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始
孔氏曰負繩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
之直非謂真負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卽半也
政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故易曰坤六一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
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鄭氏云政或爲正與易文合今從之舉手爲容者應接
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
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主
之定內無低卽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律已也其五法已
施於衣聖人所以服此衣而身其法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賢之
爲圓爲方必以規矩而後成易其法則不可無私也繩
以直物之不直權衡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謂取之
范物也其所取真可爲法先王所以貴此法而制其衣
也聖人服之謂有德而能稱此者先王貴之謂有位而

能作此者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為賓相可以治軍旅完日弗費善衣之次也相去聲

可以為文謂服之而擯相也可以為武謂服之而治軍旅也完謂完牢而難敝壞不費謂易有而不傷財方氏曰端冕可以為文而不可以武介冑可以為武而不可以文兼之者唯深衣然可以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為擯相而已可以為武非若介冑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治軍旅而已鄭氏曰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

深衣卷五

八十五

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右記衣之制度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大音泰純音準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續畫文也三卜以下無父稱孤孔氏曰具父母父母俱在也大父母亦然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續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緣袂緣切廣去聲

鄭氏曰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緡也緣邊衣裳

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孔氏曰
緣字讀如緡謂深衣下緣也鄭註上 袷禮下篇云在幅
曰緡在下曰緡

右記姑之制度

月令第六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者
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
無可考證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呂氏春秋採摭古
制間雜秦法以為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
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掇呂氏十二紀之首
章合為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
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或在其前入戴
記中則自融始也

孟春之月

月令卷六

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
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
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參所
林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孔氏曰三統
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
月中日在室十四度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二度元嘉
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昏昴九度中正月中日在室一度
昏觜觶一度中唐月令曰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
心中斗建寅位之初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

斗建寅位之中澄按月令所記日纏中星蓋呂不韋時如此前乎此後乎此俱各不同今存孔疏所載二曆及唐月令以見日躔中星之不一定大槩七十餘年差一度以今曆比之月令度數相去愈遠矣能推歲差法則能知之

其日甲乙

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其日屬甲乙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日月為陽而日者陽之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為陰而辰者陰之陰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大音泰後大史等類並同句古侯切芒音亡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孔氏曰大皞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其蟲鱗

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上屬也其類為裸故中央則其蟲裸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

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中夫聲簇
七豆切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大簇者林鍾之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孟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時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之管又計大簇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鍾名曰大簇之鍾律在於前鍾生

於後蔡氏以爲大簇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鍾非也

其數八

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其味酸其臭羶

羶失然切

鄭氏曰木之臭味也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木味酸者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

月令卷六

四

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氏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爾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扱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自孟春之月至其日甲乙天事略

竟先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均聲可以章故陳酸醴之屬群品已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記事之次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上上聲後以意求

鄭氏曰皆託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方氏曰凍結於重陰堅粟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

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矣故蟄蟲始振魚上冰也孔氏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劉歆作三統歷時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今歷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三統歷三月節穀雨清明中餘皆同季冬鴈北鄉捩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云鴻鴈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載音戴上衣字去聲後並同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春言鸞冬夏

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珮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非周制周禮朝祀戎織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孔氏曰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充熟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亦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

之牲項氏曰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二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鼠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

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閤以奄蓋閤則受奄則藏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閤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閤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出入於土者也澄按所食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未

明孰是故兼存之馬氏曰王者鄉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十有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駱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

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旒其遊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衮饗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絺群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衝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璩皆五采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

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圜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䟽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為此說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弊弊焉於車旂器服之間為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倒皆切後同
還音旋後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倉帝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春周近郊五十里賞謂顯賜有功德者朝大寢門外孔氏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倣此

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在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也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眾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云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

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
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
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方氏曰古者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
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
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爾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相去聲後同毋
音無當去聲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
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

八月令卷六

十一

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方氏曰德令慶
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故特命相也德貴乎
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
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
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也遂言
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
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故
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
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
焉亦互相備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爲常宿音夙離去聲又平聲貸吐得切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方氏
曰在入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
以是命大史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
舍辰者星所次即堯典所言曆象日月星辰也宿言宿
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貸貸
則司天者之過矣立氏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
舍宿留止離經歷詩云月離于畢大史歷候日月星辰
所留止經歷無令差貸也胡氏曰宿謂所居之次天文

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陸
氏曰蔡邕云宿者日所在離者月所歷孔氏曰天文進
退度數當推勘考校若推步不明筭曆失所遲疾不依
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
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澄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
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筭不可差貸
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
始以來筭曆之法而不改變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

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

二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籍在亦切推山徒吐回二切勞云聲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是故啓軼而郊郊而後耕元辰蓋郊後言辰也

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

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介甲

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

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

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

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王

月令卷六

十一

耕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

不與耕也執爵于大寢耕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按上

迎春行賞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於路寢者

爵賞公事與眾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

在路寢澄曰參保介謂車右也參謂參乘保謂護衛介

謂甲士也措耒耜于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間而曰參

保介之御其立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

司之牧夫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

農官各司其事天子親耕以勸農人

禮記卷之五 祭義 所宜五穀所種以教道民必時謹之曰言既飭

定準直農乃不惑經音極

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
兩相和同交而為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
動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
上冒櫛陳根可枝耕者急發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
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
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
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
封疆徑遂也孔氏曰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

月令卷六

十三

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
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
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
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
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
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
氣在上故十月為泰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天地隔塞十
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
盡也春氣既和王命群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
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

諸侯都邑田峻各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事也術遂聲相近遂廣深二尺徑容牛馬田峻舍於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溝洫田事旣飭正又先定準直準謂平均直謂繩墨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立平而可陵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陂水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非時脩則不足以盡其利故立陵陂險原隰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皂川澤之宜橐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是矣旣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馬氏曰上地所宜五穀所殖使農官涖而教道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旣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農之所以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釋菜按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釋

采不為舞也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六月春入學舍菜
合舞釋菜習舞不同二者各是一事故月令先習舞大
胥先舍菜陳氏曰周宮大胥以春之時合舞以秋之時
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而月令季
春大合吹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
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
埋胔覆芳服切天鳥老切麝音迷骼音格胔才賜切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毋用牝為傷妊生
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麝卵為傷萌幼

之類聚眾置城郭為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
埋為死氣逆生也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
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
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
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
之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財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
毋覆巢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
若天鳥之巢則覆之然此月亦禁胎謂在腹中未出天
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麝卵四時皆禁但於
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胔骨之尚有肉者及禽

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爾方氏曰祭典古所有也特因
歲之更始乃脩之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
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上言祭典
下言命祀亦互相備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
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母覆巢胎
天麋卵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命祀山林
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母聚大衆母置城郭爲其害耕
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
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故
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
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孔氏曰起兵伐人
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
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
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方氏曰稱
兵舉兵也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
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
是道也古今所司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

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 行秋令
具其氏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 行冬令則水
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蚤音早焱必
暹切種上聲

鄭氏曰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草木早落生日促也國
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回
風為焱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
氣乘之也首種為稷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三時孟月
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
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也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雨
水不時謂雨少不得應時已來乘寅四月純陽用事故

雨少已為火寅為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但訛言以
火相恐動爾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來寅故人多大
疫寅為風申為雨兩相衝破風被逆故為焱風雨被逆
故為暴雨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
總至同時也藜莠蓬蒿秋草也並興皆生也不入非不
孰也孰而不入登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為敗雪
霜冬之盛陰摯與至同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諸穀
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
稟也

石記孟春凡十節

仲春之月

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日在奎昏孤中旦建星中

奎苦圭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孤在寶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

八月令卷六

八十八

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孤中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孤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寬不知的故舉孤星建星也唐月令曰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夾鍾者夾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可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

始雨水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鸚黃也孔氏曰漢初以雨水為三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馬氏曰始雨亦則陰陽交而成和矣澄按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二月昏姻之時也又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蠶將生之時也陸氏曰桃始華言始穉之也鷹化為鳩陽氣蒸變含血使鷙者能仁候之著者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上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大室

○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少去聲省所景切去上聲掠音亮

鄭氏曰安養存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日用甲

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桎梏械也肆謂死刑暴尸也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馬氏曰植物始茁為萌浸

長為牙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

天絕故曰存孔氏曰后土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
龍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郊特性云祀社用甲用日
之始召詔戊午社于新邑乃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非
常祭也罔牢也罔止也所以止出入罪人所舍皆獄也
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圜圜漢曰圜廬肆
陳也謂陳尸而暴之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
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禁其陳
肆應氏曰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
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
桎梏猶欲去之而况敢暴尸乎

月令卷六

二十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
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
之前禘音梅韉音獨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
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
簡吞之而立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
曰禘神之也禮入于百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
獨云九嬪云云此三嬪從祀等祠天子所御謂今有
禘者於此三嬪從祀等祠天子所御謂今有
禘者於此三嬪從祀等祠天子所御謂今有

九嬖也辭即女嬖也傳入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嬖故謂之九御言九嬖也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女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坐而縣弧以此韜則弓衣也帶以弓韜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二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揆日出入爲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雷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王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

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澄曰先雷謂於雷未發聲之前而振鐸以令使民咸知雷之將發聲也心主於敬則雖驟聞威震不至失常若不戒慎其容止於雷未發聲之前使心有所主娠婦將生子而不豫加警惕以備則生子之際忽值震驚一時怖畏或致駭亂神氣害於產乳因而喪生者有矣故曰凶災鄭注所謂主戒婦人有娠者蓋若此孔疏之言雖善乃君子敬身之道或非本文之意故今明之曰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甬音勇概古代切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澄曰鈞亦謂均平之也非三十斤爲鈞之鈞同鈞角正四字共一義角如角力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寡者有五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也權概平衡之用錘者量之用權度既不計其名又不言錘者蓋目同而無錘之用音也

鄭氏曰合猶止也。因... 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孔氏曰。寢在前是接神之處。寢在後衣冠所蔽之處。廟制有東西。廡有序。寢制唯室而已。馬氏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亦啓其向之塞。闔其戶之墜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方氏曰。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故以少為言焉。大事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便。毋澆曰闔扇。

人所居也。寢廟神所居也。脩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然。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間而資其力。以葺其家。與然當春為此。雖功役省易。亦不知其合古制否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毋竭川澤。毋漉陂池。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田者言

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音獻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饗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畢賦

月令卷六

二十四

者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陳氏曰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者豈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廟有守桃掌寢有隸僕方氏曰王者七廟而曰言隸僕止掌五寢者二桃將毀先除其寢之言也

上丁命樂正習學於廟天子乃親三公先御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三公先御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禮記祭義曰天子親三牲始出地鼓

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平聲

鄭氏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

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宰祀高禘是也澄曰言是月有祈禱之小祀不用犧牲不忍殺物故也當祀者但用圭璧而已亦或更之皮幣更者謂以之易犧牲也而馬氏則曰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

氣早來蟲螟為害掠音畧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來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

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
旱氣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也孔氏
曰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孰
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也蟲螟為害地
災也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氣
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
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
乃不孰也民多相掠則以陽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
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
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
馬則其為害亦以類故蓋夏仲冬之行春令口蝗仲夏
之行春令言螻各以類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右記仲春凡十節

季春之月

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
五日田鼠化為鴛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
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二桑澄曰虹始見之
第三日至立夏前凡十八日之五節事

日在胃也七月甲子為歲首

鄒氏曰日月會於夫梁而斗建辰之氣也考氏曰按二

卷之三曰... 度昏柳十一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
唐月令曰三月中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
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
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月令卷六

二十七

○桐始華田鼠化為鴛鴦虹始見萍始生鴛音如見賢遍切

陸氏曰桐木之後華者也穉之故曰始馬氏曰田鼠化
為鴛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
物之浮以承陽者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鴛母無帶蠖
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孔氏曰鴛鴦也虹是陰陽
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
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訂會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
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
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
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季春則陰陽向乎交

矣故始見焉冬則陰陽極平辨矣故歲不見也萍爲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

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覆芳服切鮪爲

切軌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者備傾漏也薦鮪進時

美物也孔氏曰鞠草名花色黃與桑同色鞠衣黃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服蓋薦於神坐爲蠶求福也帝言先

不言上故知非天鮪似鱸而小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

鮪口在頷下長魚體無鱗甲陳氏曰鞠衣后服也后服

此帥內外命婦而蠶薦之於神告將服之以蠶也將耕

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焉鞠衣于先帝所以祈

有春馬氏曰齋所以法陰也以至尊覆危事其戒

慎之至宜也此方氏曰蠶以蠶衣以蠶衣待至尊所

乘不得不用蠶衣也禮有

其告也

備具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以致其敬所以乘舟而後薦鮪也

乃為麥祈實為去聲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永寢廟可知方氏曰孟夏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卒痒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泄息列切句古侯切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也生者芒而直曰

月令卷六

二九

萌振猶救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穀歲曰倉米歲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謂孟夏之末畢而萌者非不達也達之末謂孟夏之末畢而萌者非不達也

孟夏之末謂孟夏之末畢而萌者非不達也

至於貧窮之於貧者，子賜則言之也。水之絕曰涸，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爵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發散極於是月矣，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有所禮矣，其賢士在諸侯境內者，又勸勉諸侯聘禮之欲，其所聘所禮周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陳氏曰：

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但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行去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孔氏曰：此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循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也。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

命此三事三三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或遲淫則起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毋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而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置子斜切罟音浮翳於計切餒

委為切

鄭氏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置罟鳥

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爾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路門臯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罔及毒藥所施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此等之物四時常有季春之時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毋出九

門謂母出此門也澄曰東西南北各三門則一門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爾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二桑土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

惰戴音帶植直吏切籩居呂切鄉去聲觀去聲省所景切共音恭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衽之鳥是時恒在

六月令卷六

二十五

桑皆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孔氏曰鳴鳩鷓鴣一名鶻鷓鴣九物反鶻音朝似山鶻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戴勝既鷁一名載鷁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植縣蠶薄柱也自關而西謂之槌外子女謂上外姓甥之女內子女王之同姓子女周禮之外宗

而宗是也方氏曰山虞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虞以致曲而織曰曲以取直而立曰植遽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它役欲一意於蠶事蠶事既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監平聲號去聲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

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輶幹有常用脂良善也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以二事悖猶逆也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淫巧謂僞飾不如法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孔氏曰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器之材樸總謂之幹司禮弓人析幹止謂弓幹與此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

不室司又所作器物當以舊常無

五庫之重言五材之名蓋金鐵之類不離於五材也
先儒別而爲五拘矣工固有巧過乎巧則爲淫以其淫
故足蕩上心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也
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
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力
追切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
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
出時無心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
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
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
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

所以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方氏曰累牛者繫累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合牛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司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陸氏曰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音那磔作伯切

二十五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方氏曰難所以毆陰慝以狂夫為之狂疾陽有餘是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欲陰慝之出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故口以畢春氣此之難難陰慝之作於春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也春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言三難所以示人之盛時陰慝之難也

以...之...
百姓而之而不知也陸氏曰言國與亢陽八位郊之外
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有暑山陵不收高者暎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孔氏曰

月令卷六

三十六

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栗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籠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為暘而陰為雨故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右記季春凡十一節

孟夏之月

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夏之日螻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曆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

月令卷六

二十七

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唐月令曰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其日丙丁

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二日火下用事故其日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禮記

